

新生儿扯开嗓子喊叫,试验她的力量。

像落入网中一样,在现实中她生来就

已表现出了可怕的

痛苦和人,她牢牢地控制住了,如今,在

灵魂中大多数人漫不经心地将

时间的流逝中,在扔于前庭板凳上的

的昆虫都充满了这种力气,就像如

尤瑟纳尔文集

报纸里读的或大或小但没有人看的

今的许多心理学家所说的那样,

里,在流行或是惯例中,她仍然受

母亲的领域被放逐出来了,不得

一切的控制,在她摇篮的上面吊

过狭小的通道,所以在恐惧地叫

个十字架,上头有一个小天使的

然,她害怕来到这个一切都稀奇

来出于莫名其妙的偶然,我竟还

的世界,甚至连呼吸都飘渺不定

着这个十字架,东西平淡无奇,是

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些亮光,那

虔诚的小物件,跟宗教仪式用过

个夏日的晨曦,也许她已经历

带蝴蝶结放在一起,也许当初费

于另一个时间之内的类似的出

总让这些东西受过祝福,象牙来

入口,也许还有成年人已很灭的

某森林里被猎杀的一头大象,牙

的残片,也许是有关萌生和出世

他的主人低价卖给比利时的商

纪,不过那缝缝还没有缝合的小

种身躯庞大的聪明生物至少可

做是同时,有关这些我们还一无

到地质时期的更新世,今天却

生之门和死之门都是不透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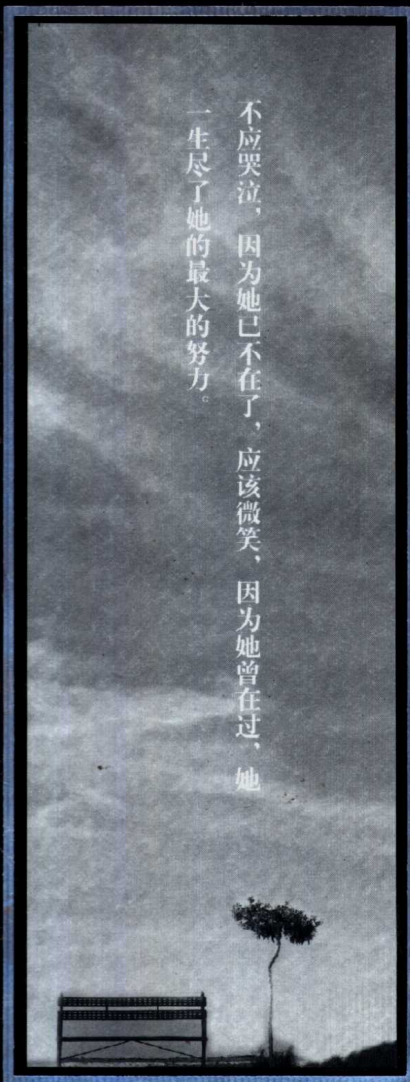
属于一个吃青草喝河水的动物.....

[法]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陈筱卿/译

东方出版社

这个才出生一个钟头的小女孩,已



不应哭泣,因为她已不在了,应该微笑,因为她曾在过,她一生尽了她的最大的努力。



— 尤瑟纳尔文集 —

哈德良回忆录

Marguerite Yourcenar



B1267413

法 /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史忠义 / 主编 陈筱卿 / 译

東方出版社



© Editions Gallimard 197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0—2494

责任编辑：孙 涵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尤瑟纳尔文集：哈德良回忆录 / (法)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著；

陈筱卿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 10

ISBN7—5060—1625—7

I. 哈… II. ①尤…②陈… III. 哈德良 (76—138) —传记

IV. K835.46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102535号

哈 德 良 回 忆 录

HADELIANG HUIYILU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著 陈筱卿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10.875

字数：217千 印数：1—8000册

ISBN7—5060—1625—7 定价：21.00元

尤瑟纳尔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1903-1987)，法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女学者，法兰西学院成立二百多年来第一位女院士，19岁即以长诗《幻想园》崭露头角。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她游历了欧美多国，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剧本、长篇小说、散文和论文，主要作品有回忆录《虔诚的回忆》、《北方档案》；小说《哈德良回忆录》、《苦炼》、《一弹解千愁》、《安娜姐姐》；诗歌《火》；文论《时间，这永恒的雕刻家》等。曾以《哈德良回忆录》和《苦炼》获费米娜奖。



尤瑟纳尔文集

- 1.《虔诚的回忆》
- 2.《北方档案》
- 3.《何谓永恒》
- 4.《哈德良回忆录》
- 5.《苦炼》
- 6.《火 / 一弹解千愁》
- 7.《时间,这永恒的雕刻家 / 遗存篇》

主 编 / 史忠义

主 持 / 孙涵

责任编辑 / 孙涵

装帧设计 / 高远 湖也

目 录

飘忽、温馨的小心灵	1
多种多样的变化形态	29
安定之邦	99
黄金时代	159
奥古斯都的纪律	221
忍耐	277
《哈德良回忆录》的创作笔记	299

飘忽、温馨的小心灵^①

① 原文为拉丁文。

亲爱的马可^①：

今天早上，我去找过我的医生埃尔莫热纳。他去亚洲跑了一大圈，刚回到别墅^②。检查得空腹，所以我们事先约好一大早就进行。我脱掉外套和内长衫，躺在一张床上。详情我就不赘述了，因为无论对你还是对我自己，那都是让人不舒服的。我也不准备向你描述一个年事已高，并因心脏积水而行将就木的人的身体状况了。我只想说，我是按照埃尔莫热纳的医嘱去咳嗽，去呼吸，去屏气的，但他发现我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不禁大惊失色，并准备冲着他离开期间负责照料我的年轻的伊奥拉斯大加训斥。在医生面前摆皇帝的谱儿很困难，就是保持人的尊严也是很难的。在医生眼里，我只不过是一堆体液，是淋巴和血液的可怜的混合物。今天早上，我生平头一次突然想到，我的躯体，我对它比对自己的心

① 马可：即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古罗马皇帝（161—180）。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代表人物，哈德良帝的近亲。祖籍西班牙，生于罗马，受过良好教育。拉丁文名为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安东尼。他是安东尼·庇护帝之养子，获“恺撒”称号，161年庇护帝死后即位，与卢西乌·维鲁（亦系庇护帝之养子）共同统治，经年对外作战，竭力保持帝国疆界。公元162—166年，与东方帕提亚人作战，败其王沃罗盖斯三世，转与多瑙河一带“蛮族”作战。维鲁死（169）后，他独掌政权。古罗马皇帝哈德良（76—138）于公元117年至138年在位。他没有儿子，公元138年病重时，宣布安东尼为他的继承人，接着又让安东尼收马可为养子。这部回忆录就是假借写给他的。

② 系指哈德良在提布（今意大利之蒂沃利）修建的行官式豪华别墅，被称之为“哈德良别墅”。

灵更为了解的这个忠实伴侣、可靠朋友，无非是个终将把其主人吞噬掉的阴险恶魔。请稍安勿躁……我是爱我的躯体的，它曾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很好地为我效劳，因此，我会不惜任何代价给它以必要的治疗的。可是，尽管埃尔莫热纳仍坚持要这样做，但我已不再相信草药的神奇功效，不再相信他到东方去搜集的一些矿物盐的准确配剂。不过，这个十分精明的人仍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了一大堆安慰人的泛泛的套话，那都是些老生常谈，骗不了任何人。他很清楚我对这种骗人的话深恶痛绝，可是，一个人行医 30 多年，是不会不犯点错的。我原谅这个好心的仆人的这种向我掩饰死亡的企图。埃尔莫热纳是个学者，他甚至是个智者，他的诚实远远超过一个平庸的御医。我将有幸得到对于病人来说最为精心的护理。但是，任何人都不能超越规定的界限，在举行长时间的罗马庆典的时候，我那两条肿腿再也支持不住了。我呼吸困难。我已是花甲之年了。

你也别听风就是雨：我还不至于软弱到对恐惧产生幻觉。这种幻觉就跟对希望抱有的幻想一样地荒谬，而且肯定更加让人难以忍受。假如我非欺骗自己不可，我宁愿是在信心方面，因为我在其中不会失去更多，反而会因此少点痛苦。这个期限虽已迫近，但不一定就近在眼前。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仍然希望能够熬到明晨。在我刚才谈到的无法逾越的界限之内，我可以寸土必争地防守自己的阵地，甚至还可以恢复点失地。尽管如此，我毕竟到了生命对每一个人来说已经注定要崩溃的年纪了。说我日子不会长久，这没什么意义。历来如此。人人皆然。可是，对时间、地点、方式的不明确，固然妨碍我们去辨清我们不停地向其迈进的目标，但就我而言，这种不明确却在随着我的不治之症的发展反而在减少了。随便任何人都可能说死就死的，但病人却常知道自己活不过

十年。我的踌躇范围不再以年计算,而是以月计算了。我被匕首刺穿心脏或从马背上摔下来的死亡机会变得微乎其微了。染上瘟疫似乎不大可能。患麻风或癌症的可能性好像被彻底地排除了。我再也不用冒被喀里多尼亚人^①的大斧砍伤或被帕提亚人的利箭射穿而倒毙在边关的风险。暴风雨没有善用已有的机会,而曾向我预言我将不会溺水而亡的那个巫师似乎言之有理了。我将死在提布、罗马,或顶多死在那不勒斯。突然一阵憋气,我也就交代了。我将会被第十次窒息,或者被第一百次窒息夺走生命?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如同傍晚时分航行于爱琴群岛诸岛之间的旅行者看见发亮的雾气徐徐升起,并渐渐发现海岸线一样,我开始隐约看见死神的身影了。

我生命的某些部分已经像是一座过于宽敞的豪宅里撤去饰物的一间间厅堂,其穷困潦倒的主人已无力全部占用了。我不再去狩猎。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去打搅伊特鲁立亚山的孢子反刍和嬉戏的话,那它们将会得以安宁了。我跟森林的狄安娜^②一直保持着如一个人对一件心爱之物那样的反复无常而又富于感情的关系:青少年时代,打野猪给我提供了学习指挥和处理危险情况的最初机会。我酷爱打野猪。我的这种狂热受到了图拉真^③的训斥。

① 喀里多尼亚人:即古代苏格兰人。

② 狄安娜: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

③ 图拉真(52或53—117):一译特拉扬。古罗马皇帝(98—117)。生于西班牙的伊大利卡。91年任执政官,97年任日耳曼尼亚总督时被内尔瓦皇帝收为养子。101—106年,两度入侵达契亚(今罗马尼亚一带),征服后设立行省。为庆祝胜利在罗马城举行空前规模的角斗赛,所建之“纪功柱”至今犹存。后在征服途中死于小亚细亚的奇利奇亚。无嗣,哈德良继为帝。

在西班牙的一处林中空地的那次狩猎,是我生平头一次体验到死亡、勇气、对生灵的怜悯,以及看着它们痛苦挣扎而产生的那种悲哀的快感。长大成人后,狩猎使我消除许多因轮番地跟过于奸诈或过于愚钝,过于软弱或过于强大的对手进行各种隐蔽斗争而产生的疲劳。在人类的智慧与野兽的精明之间展开的这种正当的较量,同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比较起来,显得极其地高尚。身为皇帝,我在托斯卡纳的狩猎,有助于我去判断高级官吏们的勇气和才能:在那里,我清除了也选拔了不止一个政治家。后来,在比提尼亚,在卡帕多细亚,我以大规模的捕猎作为举行庆典的借口,作为在亚洲树林里举行的秋季凯旋仪式。可是,在最后几次狩猎中陪同我的那位伙伴英年早逝,此后,我对这些激烈娱乐的兴趣也随之大大减弱。然而,即使在提布,躺在树下的一只鹿突然喷鼻息,也足以激起我身上某种本能的震颤。这种本能比起其他所有本能都更加地根深蒂固,而且多亏了它,我才感觉自己既是皇帝又是猎豹。谁知道呢?也许正是因为我使猛兽流了大量的鲜血,我才这么爱惜人类的鲜血,我才有时候从内心深处,喜欢猛兽甚过喜欢人类。不管怎么说,猛兽的形象更经常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因此,我费尽心力才抑制住自己,没去大谈特谈那些可能会使我的晚会宾客们失去耐性的没完没了的狩猎故事。诚然,回忆我被收为义子那一天的情景让人心醉,但回忆在毛里塔尼亚那些被杀死的狮子也不乏其趣。

放弃骑马是一种更加痛苦的牺牲:猛兽只是个对手,而马儿却是朋友。如果让我选择自己的生活环境的话,我会选半人马星座的。我和波里斯泰尼^①之间的关系就像数学一样地精确:它服从

^① 波里斯泰尼:哈德良的宝马名。

我就像服从它自己的大脑,而不是像服从它的主人。我遇见的人有谁像它那样待我的呢?一种绝对的权威,如同任何其他权威一样,对于行使它的人来说,含有犯错误的危险,但是,为跨越障碍铤而走险,却其乐无穷,即使肩膀脱臼或肋骨折断也不以为然。我的马取代了使人类友谊复杂化的那些五花八门而又意义相近的头衔、官职、名分等等,因为只有它熟悉我作为人的准确分量。它是我奔腾跳跃中的另一半,它准确地,而且也许比我更加清楚地知道我力不从心之所在。可是,我不会再让接替波里斯泰尼的马儿遭罪,让它去驮负一个肌肉松弛的病人,因为他的身体极其虚弱,自己都爬不上马背了。我的副官塞列尔此刻正在普雷奈斯特大道上训练它。我过去纵横驰骋所获得的全部经验,使我能够分享骑手与坐骑所体验到的乐趣,能够体会到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风驰电掣的人所领略到的各种感受。当塞列尔翻身下马时,我便跟他一起又恢复了同大地的接触。游泳亦然:我不再游泳了,但我仍然分享被水抚弄的游泳者所感受到的那种乐趣。如今,即使跑最短的一段路,我也同一座沉甸甸的雕像,譬如恺撒的石雕像似的不可能了,但我仍记得童年时在西班牙干燥的山冈上奔跑的情景,仍记得那种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游戏,因为我坚信心脏功能良好,肺部健全,我会恢复常态的。我从在长跑道上练习跑步的最微不足道的竞技者那儿获得一种只凭聪颖是得不到的心领神会。这样,我从各得其时的一种技艺中获得一种知识,它能部分地补偿我失去的乐趣。我曾经认为,而且在我美好的时刻我仍然认为,这将有可能去分享大家的人生经历,而这种分享可能是在不朽的事物中最难以取消的类型中的一种。有时候,这种悟性在极力地想超越人类的范围,从游泳者扩展到波涛。可是,在这一点上,再没有任何确

切的东西给我以教益,我进入到梦幻的千变万化的王国之中。

暴饮暴食是罗马人的一种恶习,但我却很高兴节制饮食。对于我的饮食,也许除了我的性急而外,埃尔莫热纳没有任何需要我改变的,因为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菜一端上来,我就狼吞虎咽地一饱了之。毫无疑问,一个富人,除了有意体验物资匮乏,或者只是暂时体验过,一如在战争和旅行中发生的多少带有点刺激性的意外那样,恐怕是不会沾沾自喜地吹嘘自己未曾大快朵颐过。在某些喜庆的日子里暴饮暴食,向来就是穷人自然而然的奢望、快乐和自豪。我喜欢烤肉的香味儿和军队祝捷时刮锅的声响,而且,我喜欢在军营中举行的酒宴(或军营中所谓的酒宴)成为名副其实的酒宴,这是对平日的缺食的一种解馋。在农神节^①期间,我比较能忍受公共场所散发出的煎炸食物的气味。但罗马的盛宴却使我充满极大的厌恶和烦恼,以致有几次,当我以为会在一次探险或远征中死去时,为了聊以自慰,我曾在心中暗想,我至少今后不用再进食了。不要不公正地把我当成一个庸俗的戒食者:每天必须进行两三次,其目的在于给生命补充养分的这种活动,肯定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的。吃一只水果,就是让一件活生生的、漂亮的、同我们一样得到大地的恩泽和养育的异物进入体内。这就等于是在完成一种舍弃东西而钟爱我们自己的牺牲。我每次啃军营大圆面包时,无不惊叹这种又沉又糙的消化物竟能转化成血液、热量,也许还会转化成勇气。啊,在我最美好的岁月里,我的精神为什么偏偏只具有肉体的一部分吸收能力呢?

正是在罗马,在举行长时间的宫廷盛宴的时候,我有时想到了

^① 农神节:12月中旬举行,人们纵情狂欢,暴食滥饮。

造成我们奢侈的较近期的起因,想到了那群生活节俭的佃农和天天粗茶淡饭、以大蒜和大麦填饱肚子的士兵。这些士兵一下子就被亚洲的饭菜所征服而沉迷于其中,像饥肠辘辘的农民一样粗野地猛塞那些复杂的美味。我们的罗马人被雪鹑噎住喉咙,被调味汁淹没,被辛香作料毒化。阿比休斯^①继承了各种美味佳肴,一道道酸甜荤素的菜肴构成了他宴席上的精美菜谱,他因此而十分自豪。如果这些菜肴的每一道单独端上桌来,饿着肚子去吃,由一个味觉乳头完好无损的美食家去细加品尝,倒还说得过去。但是,在每日习以为常的挥霍中,这些菜肴却胡乱地摆在餐桌上,在吃的人的口腔和胃囊中形成讨厌的混合,使各种气味、味道、养分都失去了它们原有的价值和它们的那种令人陶醉的特性。从前,那位可怜的吕西乌斯常喜欢给我做一些珍馐佳肴。他做的鸡肉馅饼,加上巧妙调配的火腿肉和香辛作料,显示出一种可与音乐家和画家相媲美的精湛技艺。可我却因为这美丽飞禽的嫩肉而颇为遗憾。希腊人在这方面要好一些:他们的葡萄酒含树脂味,他们的面包粘上芝麻,他们的鱼要在海边熏烤,烤焦的程度不一,上面还粘着一些沙子,咬上去硌牙,它们纯粹是为了满足口腹的需要,没有使我们这种最最简单的乐趣变得过于复杂。我在埃伊纳岛或莱尔岛的某个村镇,曾经尝到一些非常新鲜的食物,尽管小酒馆的侍者的手指脏兮兮的,但这些食物仍十分干净,而且,量虽不多,但却够享用,以致看上去虽简简单单的,却似乎包含着某种不朽的精华。狩猎之后的晚上煮的肉,同样具有这种类似于圣事的性质,从而把

^① 阿比休斯:奥古斯都(前63—公元14)和提比利乌斯(前42—公元37)时代的美食家。

我们带回到更加久远的年代,带回到部族形成的蛮荒岁月。葡萄酒教我们懂得大地的火山秘密,懂得深埋在地下的矿藏:在晌午的烈日之下,或者相反,在冬季傍晚,在劳累的状态之下,喝上一杯萨摩斯岛^①产的葡萄酒,会顿感一股暖流在横膈膜里流淌,沿着动脉平稳地、热乎乎地向四下里扩散,简直是美不胜收。有时候,这种感受对于人的大脑又过于强烈。当我从罗马编了号码的食物贮藏室走出来的时候,我不再觉得这种感受是那么纯正的了,而且,我对大品酒家们的那种学究气也颇觉厌烦了。更为虔诚的,要数用手捧水饮用,或者就着泉眼喝水,这可以使大地最隐秘的精华和从天上降落的雨水在我们体内一起流动。可是,水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对于我这个病人来说,如今只能有节制地享用了。这无关紧要:即使生命垂危,即使这水搀杂有临终前服用的汤药的苦涩,我也将尽力地用嘴唇去品尝它那清新的滋味。

我曾短暂地以戒荤腥的方式去体验各种哲学流派,对每一种处世方式进行一次性的体验就足够了。后来,在亚洲,我看见印度的裸体修行者^②扭过脸不去看摆在奥斯洛莱斯^③帅帐里的热气腾腾的烤羊羔和大块的羚羊肉。但是,尽管你那幼稚的苦行主义会认为这种做法很有魅力,可它却要求具有比满足贪食本身更加艰难的细心。而在一种几乎总是带有公众性质的、并且常常是以炫耀排场或友谊的功用中,它却使我们过于远离普通群众。我宁可一辈子享用肥鹅和珠鸡,也不愿每顿饭都被我的宾客指责我在

① 萨摩斯岛:希腊岛屿,以出产麝香、葡萄酒著称。

② 古希腊人替印度的一个教派修行者取的名称。

③ 奥斯洛莱斯:帕提亚国王。

宣扬苦行。我借助干果和慢慢品味的杯中物，曾经颇为不易地向我的宾客们掩饰，我的厨师们配制的菜肴，与其说是为了我，倒不如说是为了我的宾客们，或者说，我对这些菜肴的兴趣没有他们大。在这一点上，一个君王缺少提供给哲学家的那么大的自由度：他不能自说自话地同时在太多的问题上标新立异，而且神明们都知道，我的不同点已经太多，尽管我沾沾自喜地以为其中有许多是别人所看不出来的。至于裸体修行者的宗教禁忌和对鲜血淋漓的生肉的厌恶，若不是我有时会想，被割下的草所受的痛苦与被宰杀的羊所受的痛苦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看到被宰杀的牲畜而产生的厌恶感特别是源于我们对同类的敏感，我也许会为之更加感动的。但是，在人生的某些时刻，譬如在斋戒期间，或者在接纳参加秘密祭礼期间，小斋戒或甚至自愿接受肉体苦修的各种形式，那些使处于部分卸载的躯体进入一个它并不适应，并预示着死亡的飘渺、冰凉的世界之中的近于眩晕的状态，对于精神所带来的好处以及所存在的危险，我都体会到了。在另外一些时刻，这些体验曾使我脑子里闪过慢性自杀和类似放荡不羁以淘空身子的念头。有些哲学家正是以这种方式求得死亡的。但我一向不喜欢完全依从一种规矩，我并不希望因某种顾忌而剥夺自己大吃猪肉的权利，假如我偶然产生这种欲望，或者这是惟一容易得到的食物的话。

犬儒学者和道德家们一致地把爱情的欢乐列为介于吃喝乐趣之间的被称作鄙俗的享乐之中，他们还宣称，爱情的欢乐并没有吃喝的乐趣那么不可缺少，他们肯定地说人们可以放弃这种爱情的欢乐。对于道德学家，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但犬儒学者竟然在这一点上搞错，这就让我惊诧不已了。我们就假设他们两者都害怕爱情的欢乐所具有的魔力，或者抵御它，或者享受它，并且都尽